

中国 诗歌 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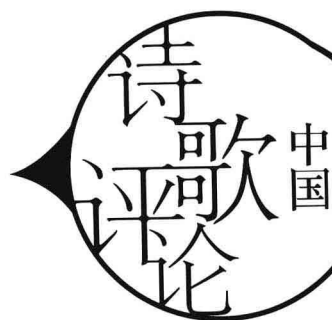
2012春夏号

诗在上游

萧开愚 杨小滨·法铤 明迪 森子 姜涛 吴向廷 胡续冬 梁晓明
汪剑钊 王璞 余飏 王敖 丁小朱 纱织 王沁凌 范雪 张琼 林文
黄圣 一苇渡海 蒋浩 哑石 张曙光 桑克 张尔 熊挺 沈苇 雷格 臧棣

主编
臧棣
萧开愚
张曙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春夏号

诗在上游

臧棣
萧开愚
张曙光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评论：诗在上游/臧棣，萧开愚，张曙光主编。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321-4732-8

I. ①诗… II. ①臧… ②萧… ③张…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②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②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0832 号

责任编辑：余雪霁

封面设计：钱 祯

中国诗歌评论

——诗在上游

臧棣 萧开愚 张曙光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234,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732-8/I · 3693 定价：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 001 萧开愚 / 当代诗歌的一些文化触角
- 012 杨小滨·法镭 / 毛世纪的“史记”：作为史籍的诗辑
- 018 明 迪 / 影响与焦虑：中国当代诗在美国的译介状况
- 064 森 子 / 山下读诗（评注）
- 085 姜 涛 / 诗五首
- 091 吴向廷 / 《鸟经》中的拯救与自救
- 100 胡续冬 / 诗五首
- 107 吴向廷 / 《旅行/诗》：诗歌是丰富的人性
- 116 梁晓明 / 诗一首
- 122 汪剑钊 / 梁晓明：随身携带诗歌的孤独
- 137 王 璞 / 诗一首
- 142 王 璞 / 《距离的阻滞》创作漫谈
- 148 余 旸 / 什么样的求偶催促我们写诗？
——简评王璞《距离的阻滞》
- 159 王 敖 / 诗四首

- 162 了小朱 / 诗五首
- 167 纱 织 / 诗五首
- 171 王沁凌 / 诗四首
- 175 范 雪 / 诗三首
- 179 张 琼 / 诗五首
- 183 林 文 / 诗二首
- 186 黄 圣 / 诗二首
- 189 一苇渡海 / 诗三首
- 192 蒋 浩 / 游仙诗六首
- 202 哑 石 / 诗五首
- 207 杨小滨 / 诗九首
- 216 张曙光 / 诗五首
- 221 森 子 / 诗五首
- 227 桑 克 / 诗三首
- 231 张 尔 / 诗六首
- 237 熊 挺 / 诗四首
- 241 沈 苇 / 诗五首
- 248 雷 格 / 诗五首
- 256 臧 棣 / 诗五首

当代诗歌的一些文化触角

文 / 萧开愚

“什么与文化”这样郑重的题目，像是老年人订立遗嘱，指点贯通有无的路线及其汇合；我没有闹明白，来试试，是以为老生常谈包含救济意识，关涉到创作中的中青年反躬自问乃至当代诗歌囊中（搜集）的羞涩。

我们先把我们涉足避讳时勉强能讲的“文化”，与比如新儒家唐君毅先生讲的“放心”文化，比如前辈诗人郑敏先生讲的名师传授的课堂“文化”，从性状上区别开。老先生感觉有些好处抱在怀里不敢独专，我们不是什么也没抱过，而是战况多诡，锦计入怀往往顿失启示，失去说的价值。我们被使我们提心吊胆的现行文化盘踞着，我们生于其中，与它实行脱离还得依靠其表现，不必上瘾但无法自拔。这个辈分分别策略很难克服挑畔色彩，我们有所惶惧的真实文化其实是文化问题，其展开与解决均无玄妙可供激赏。但解除先来后到的顺序优势和权威的教训资格之后，我们正对着的发生与前后和左右的其他发生说不定形成联动；先在文化脉络渐次充血，从而摆脱安放在优劣比较中的敬座，重新具备客套之外的使用性，价值比先生辈要求的大。

我们靠问题活着，没问题就没项目（课题和作业），因此（历时与共时的）文化问题在书桌上障碍为吓人的问题文化；四野无事，我们自身就成了问题——即文化现实。大约自八十年代中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变成了问题意识和炮制问题的知识理性，过去文化层面分成总揽与部门两个级别，由视角决定，某个视角探测到的是某个文化，没探全和没探到的是某个亚文化或非文化，现在则对应为总体问题和局部问题。为了尊重题目给定的传统性格，我们这堂课侧重征用过去的比较安闲的主客体设置，暂别问题文化，看看减去语言战争的重型装备我们的描述会有多么过时。首先，受辩证法驱动，我们想起大小互寓的玄学诡计，在紧要处果断地忘记：次级视角的不可计数表示次级文化有如漏洞，扩及人类饕餮过的一切方面和角落，静候观摩、考古或修补。过去，人类学把地缘的不毛之地扫射一遍，现在考察社区和办公楼的疙瘩，就像厨师连自己都烹饪过了。世界现存还有非文化视角吗？原定没受系统教育的人即无文化视角，惠能悟道的神话夸张地驳斥了学校授受的话语权，就像乡下人给看作黑压压的一片，经过“土改”和“文革”，尤其生态成为令人胆寒的危谈，我们做社会人员划分的立场塌陷了。然而人人具有文化的视角只是自我批评的教化许可，极易为市场覆盖企划的文化蛊惑伎俩利用，而不等于文化生产展望得到无类自足或自产自销的寡民局面，类似鼓吹是伪装成佛性论的原始平等论，在理论上断绝来历的唯现实观，目的似乎是包揽麻烦。

作为着急的知识分子，诗人无论固执何种观看的方位和焦距，研发何种偏颇和晦涩，他的视角是某种文化的，在视野内看到某种文化的勾结。如果有幸找到文化遗漏的泛文化质料，他迅即采纳为文化的新颖分子，这一点不只便于居奇自恃。诗人负担着反文化使命，清洗文化的沉积，汰除因繁复使用垢积于语言的污染——貌似哲思的狡辩，正如巧言的妙语，实为口臭、结石和杜绝气味的板结死气——擦拭各行各业前辈利用符号的放射性倾倒在万物内外的肮脏，令其生猛如初。诗人采用崭新的句法组织推陈环境，少不了掺杂粗糙的质料以错攻错。为跳出陈腐文化的制度，完成

制造现实的真实的任务，诗人向被设定为泛文化的地点与人种借用眼睛和心情，贴近甚或占有转折较少的利益本能，雕琢直接而稚嫩的感受。当代诗中所以横竖冒出稀奇古怪的戏剧镜头。知识圈及时引进揭开启蒙思想编织的现代性蒙蔽的更现代工具，旧时代的桎梏框架及愚昧行为模式得以翻身，大行其道，文盲和不得志者不得了，被目为掌握生物慢速自救的诀窍的逸民。他们的蛮钝给认出是天赐的低碳视角，其批评火力就像拳脚和棍棒在回光返照式的堆砌中显得天真无邪。

为自然观的分歧加剧了的心理扭曲倒不是精心构制的，不过在适合利用的程度上遭受利用而已。尽管有知青文艺护航，环保附加值神话未经怀疑就破灭了，环保产业鄙夷社会多数的起点不难发觉：从产业链的群议方跳跃到它的购买方难乎其难，备受鼓励但罕有践知机会，不要说分红了。所以社会虚设主体认同自给自足的原始绿色，社会实际主体则将产业规划拉扯在空中，遮天蔽日，任市场机制把它所附着的批判价值改造成更需批判的等级对象。恐怖的是，意识形态诡诈游戏唤醒个人的生态欲望，我们的正视却最终落在工资单上面。我们依赖工资单的可怜惯性比任何伦理清算都要要命。这是我们服从安排、耗尽精神的三寸死穴。离开可憎的表格，我们连盲流都不是；回到鲁迅所谓争取做稳奴隶的地位，唧唧喳喳把断喝的批判权捧献给老爷们，本分老实地凝聚忿怨，从事与我们的视力极限相称的局部批评，即现代性文化内部的自我纠葛。

新诗在冯至手里诞生了分析性，针对发出诗意的自然设定与心理定势的配合现象，冯至的分析性语言承诺了一个涉足运动的全过程的新诗传统。日后断续得到充实的分析性写作策略将社会衍变与情感方式的冲突处理成存在的压力，期待因挤压而倍增的心理能量获得条畅的作用轨迹。分析导致的辨别势必带出酸楚，情绪借道分析的形式极易增长为明确的绝望，根据诗歌的激将法，我们需得把以行为动力面貌出现的激变能量压抑至平均散布的水平，取消定点浓缩引发爆炸的燃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当代诗歌

的社会原则代替了现代诗歌的自焚惊人原则。诗歌作者讨论文化问题，与写作通过社会困境发言理由相同，而不是像高知赏识荒蛮，显示眼力。诗人在文化冲突中常常不避道德优势的嫌疑，站在文化利益受支配的一方，因为董事会知晓非、泛文化在哪里，并同时掌握着污染文化和反文化的利器。他们设立研究所和咨询公司，研制新舆论让赚尽利润的旧产品下架，把新一轮必令顾客感到体面的玩意顶上去。他们知晓而且假装不知情：文盲和农民之类乌合之众把自己当作结实的容器，接纳清洁工不断地拖运出城的（被新理论刷下的）淘汰知识，不知不觉间变成杂七杂八的文化积淀。总之，本着宽恕原则退远眺望，与生俱来的悲悯天赋一旦发作，我们会庆祝满载而归的文化凯旋，并为失落的文化地址捶胸顿足。好在陈旧令人愉悦，仿佛不过时不成文化，陆陆续续，钟爱文化的恋尸癖纷纷赶到城外去挖掘积淀。

文化的概念既已囊括反文化程序，文化的空间是膨胀了还是涨破了，嗣后是否保住了沟通专业工作的联系性层面，光靠文化帽子分解为历史遗留问题与对挤压我们的社会事实实行抽象还看不清。例如，诗歌写作活动是竞争性的徒手事业，与其他类似事业一样强烈地依靠把对手加工成反动势力这种排斥性的道德营造法，自我正当性的塑造不但要求专业技术的前沿性和合理性，尤其要求超跨专业边界的文化理性的仲裁支持，最好，取得超跨文化界限的自然规律即贯联野蛮的众生普遍利益的德性支持。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说，服众的战争是全体人民解放战争，诗歌落到缺少旁观者的空疏地步，恰恰是文学革命计划以诗歌攻民愚的现代方案所拉动的文化救世行为的社会成就。教育一切结果被一切教育，诗歌的奄奄一息，实属功德圆满。事先没想到罢了，在文化上失去对手，现代诗歌暗许的无敌场面未致英姿孤立，而致其淹没。这要算支配过一脉诗歌的一种传统思想的胜利的话，得益于文化在等级坍塌时伪造的自我消弭现场。某一时期总会整理出与这一时期的人文活跃程度相当的文化层面，整理活动与整理对象一样是活动着的，而不只是辑录故事一般允许静态的，不然面对

死板，仗怎么打呢，无战处无情，诗歌如何写得。诗歌是小人物的踟躇、补救与满意，未必为假设困囿。超跨边界的整体勾勒，无非按博雅平等理论结构散点以至无点的佛道世界，诗歌是多数人无法参与的雕虫比赛，强行非议，无非立志入土成为地貌，硬性匿名参与。

绝食者免谈美食，文化研究躲开诗歌怎么有点文化？当代诗歌要算当代文化的一个部门吧，时时练习弹跳，吵着闹着开放门窗，放出猎犬，实为缉到更多的盗贼中包括决心偷天换日的那一个。与诗经衍义竟相吻合。与从其吸血的欧美诗歌相较，汉语诗歌保持古典传统的封闭特征，开放形式目的是扩大圈地，外移围墙，置换性质的布满牺牲的道路聆听着红尘掩映的布道。抛开语言载重或道德体用方案再说，诗歌即便退居碎片和缝隙，仍是自足的本体或者蒙有本体的光环。或指剪裁得体的空白，或指诚实的形式兑现空白。或者，辨识、冲竞和涉及，内含的全部决不溢出诗歌的声形体制，外流概属留白所生的附庸。所以，阐释比较议重要，因为真意少至稚嫩、将发未发，或者练意如归、藏诸枯槁。自然，阐释得到的蕴涵放在意识形态终结后的文化政治显微镜下，不妨倒行逆施、令人肉跳，社会进步舆论并不恩准统一等级的美学意志。从中古诗僧的诗论来看，讨论文化条件与议论虚张声势相当，破除诗歌释放的当代烟幕，还原意境的清白，照旧是一幅帝国舆图。艾略特在“Burnt Norton”里说，“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同一段诗结尾的设问加强了惶惑。新诗的任务是创造新人，反封建的负担却卸不下来，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身上稳固到随时同意逊位的本我，攻略它等于重塑它。汉语诗歌的最大传统是傲慢传统，它的基础在此，把他人想象为更能改变的人；我们自知易性手术会使我们想方设法强化本性。因此，哪怕徜徉在另一个传统脉络里面，期待自尊而冷漠的平行人事分据空白，把诗歌处置为活跃文化的一个环节，无法与其他环节割裂的一个环节，也许比其他环节紧凑、正式，并不是例外，但终得顺从整体语境的裹胁。不与其他环节共用脉络，拒绝其他环节的反馈，我们的脉络流通的欲望、痛苦和羞

耻，理智和纠正，通为别样，以比较显现批评的彻底性，我们也就成了外人。如果诗歌的使命不是制造外人，文化结扎理论就能回头：当代文化的共用能源是共谋之枯竭，所谓左右不适，横竖不对。为治疗失眠而失眠，排空愚蠢的愚蠢：将自我设计为无法把握的差异社会中能够自我把握的精致玩偶。

就对诗歌传播的好心的忧虑来说，舆论检讨看清了症状，但下错了诊断，好像 1964 年拆除神龛的四清运动顺带抹去了诗歌的位置。新诗在短短一百年间经历过几次自我定位的争论，没有一次商榷到一个共识，却也没有驳倒奠基者提出的假设，即新诗谋求的独立地位决不在祠堂的高处。诗歌不给高高挂起，埋葬在聪明读者的揖让中，评估诗歌的功能与牵连才好避免自作多情。诗歌放弃实用功能，书店的诗歌书架找不到类型诗歌，等于诗歌的牵连计划具有架空社会的凌驾设计，将本来平行着的其他部门努力视为或可改造的经验材料，自始杜绝文化的共谋性质。如果说诗人故意撒谎，假装嫌弃社会，坐等满街知音时作品不致蒙受误解的羞辱，那是小看自己凭借流变驾驭真相的本能；诗人凭修辞惯性的不可遏制知道时间从不听话，供仰仗的静止的世界观颇涉祭祀，世界不会不到烘托诗歌的火候不变化，或为注解诗歌而变化。诗人有对批评的不屑，抵制误读产生的诗意，有对诗歌的自诩，正确的意义经得起无数错误的攀援，诗人的社会立场也受疯狂左右，权且相信诗歌假途普通主题生产恒久不衰的必然意义，不在乎此一时彼一时的风向腐蚀。我曾做过强行引申，马拉美以来的艺术发生理论主张无寿命者无生命，不速朽者不绚烂。当代诗歌比古典诗歌更多跳进现实火海的学术许可还可反复质疑，为什么无须预期一个句子经得住后世习尚的审判，而仅与其他文化部门平摊时代的顽劣，难道未来学和无穷二分的宿命论确实莫须有？

奚落诗歌的坏人高论从来不值一驳，蒙受理解的羞辱本属诗歌迷人策略的迁就伎俩，不劳自辩；诗人熟知礼常往来，将轻蔑看作环节与环节间

的投石问路。当代诗歌筹备的文本与世界重叠方案之行得通的社会心理内应也在于此，它期待并且不愿期待一直落空。古典诗人无法与官僚阶梯划清界限，只得采取片面赞美或托物言志的隐曲方式，他们存放在形式的保险箱里的隐衷或者形式自产的真意最终被有心人搜索出来，他们的时代为有心人提供俸禄甚至皇权，不过要到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尘封风化，他们的幸运才得到赏识，变成一派诗人铤而走险的正义法术，将囹圄和被逐的批评威力发挥至不对称打击的战略高度。现代诗人白说无用，其锻炼得到的平民意图与鸟兽的叫嚣一样，表示足以烦人耳目。这个差别致使诗歌门庭更其冷清，我们因为清冷干脆去干冷僻的勾当，说不定反而显眼，但卑微的用心不因有人目击甚或发达而突然响亮，受聘为属类的向导。没有什么了不起，诗人的反应大概反常，到掌握到一定程度才厌弃什么，表示深有所托的关切落了空，其他部门文化把诗人的反应程序颠颠倒倒，诗歌的处境显然要好：自蔑视开始的注意导致有所肯定。当代诗歌内在于平布于世的普通细节与突破细节之拘束所依赖的，是同一个触角，总揽部门文化的文化原则。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均为部门文化，不比文学更易连累原则，更易冒拥戴之名行践踏之实却是真的。诗歌的狼藉能败坏什么呢，博得谅解耗费不了多少社会道德成本，只要贪婪适度，毕竟如愿以偿，文本与世界的重叠突出着不能重叠的那些地方。

诗歌自古怪诞，越保守则越显激进，诗歌史上的文学革命都是复古运动。复古即采取散文的叙事句法，作者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经验逼迫到句子里，所谓当代内容怎么也回避不了，或则，任何时候、任何类型的事实放进当代句法的叙事框架，顿时具有现实感。散文性句子摄纳内容，根据前面的讨论，写作罗织和斟酌的概属当代文化的部门现实，诗歌的触角是功能的又是采集的，内伸触及的基本都是社会渗透及其心理内应。当诗歌触角触及并且吸收了对象，立刻成为其他部门现实即问题的触角，布置在诗歌文本的内部空间。有所倚仗的蓝图性文化空间一旦按照诗歌方式工作，等同于世界绷紧了一根诗歌神经。这经典诗歌的自恋计划之撼不动，概在

诗歌与其他语言活动使用相同的动词，针对相同的名词。无论动用什么神通，名词影射的还是那些东西，动词影射的还是那些行为，充其量成全现实事务的一种重构。当然，不妨把诗歌挑出来单独对待，坦率承认它的触角伸进其他文化的地盘，向着它们而不是向着莫须有顾影自怜。尽管莫须有里面或许照出高清的影子，表示我们注意到我们周围的强硬的浑浊，我们完成了一场艰苦的清理工程。请大家注意，诗歌的文化触角除了吸血、输血和引导关注，还承担着明确自身界限、性质和功能的任务，诗歌只是诗歌，不是烹调、栽培、升天或政权，它的范围极端有限。诗歌之能保证狭隘但是联动的文化性格，端靠它的触角去敏感其他部门文化的功能、形式、方法和边界的随时变动，以加强或更新自己的版本。

以上叙述为下面的举例清理环境，下面的话可以长到没完，也可短到不说。在问题时代一切都是问题，但都染上鸡毛蒜皮的特色，难说要紧。要不是说出来的，要不早已说够了。比如，我受过贫穷艺术的吸引，想往简朴转变但没得成功，似乎舍不得天生的攻击性格，但哪有什么好攻击的呢？我这一代人被鹤立在八十年代初的长者激怒过，我们熬夜将从未见过的超迈风骨与同样没有见过的靠谱的真知捏在一块，雕塑榜样。轮到掉进处境，解剖来去，方知少年时期经历的大民主运动在眼窝里留下了视力，不免自觉孤愤。经验是验测来往的眼镜，把事件组装的世界当作文化的集合较易侦察，当代诗歌的文化面对多如毛发，显眼的就几种。作为比较的西方，作为批判的社会，作为虐待的时尚和作为假设的传统，等等，它们经常整容和易位。就个人感受说来，当代触角伸得进去的传统是重估到的或者本土触角内含西化目标一类题目，不如计量经济学经过股市和房价的全民承受这个去高深过程来得质感，也不如流行歌星的眼色直译为精神分析论文来得有趣。要说新诗不断吐出西方模式的痰和血，肚皮鼓胀到超过地球乃至穹隆的地步，而凝固我们（不能自外）的向心力的是社会制度焦虑，我们得自问对模型比较是否烂熟到了逆反层次。

八十年代以来留洋人数逐年增加，中国诗人自黄遵宪开始，从未这么全面地感知落实为现实处境和人格落差的西方社会进程，批评当代中国诗人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人，怕是说他们入乡没有随俗。为邻则知与邻居的隔膜不止籍贯，问题在于，中国诗人不复把西方看作酿造浪漫想象的林间小径，哪怕经过一番挣扎挑选了欧洲文化政策中的奖学体制，进入貌似我国作协的写作机构，（两者的性质区别反应在资助期限的安排上）。矢志写作的人在古今方式间稍作对比，就能同意拉金抨击现代文学奖励制度对文学质地的伤害，不再忍受与凡俗社会的隔离。诗歌调动人类的激情严格地依靠作者与别人共命运，即劳动挣钱，在齷齪中齷齪个够。靠政体赋予的难堪身份扮演露天悲剧的逃跑脚色，顶多给文本加个注，不帮助文本的成熟。我对所有的逃跑故事本身没有评论，自由传奇之能结构所倚仗的制度区别需要恰当批评，这里我们仅仅在意诗人被动又主动地封闭到有围墙的圈子这个专业设计。围墙中西皆有，打工、生活和写作并且承受严苛的专业批评，允称文学正道。与社会弊端和文化问题的隔离不光出在定居西方的诗人身上，同样显著出在从未出国的诗人身上，出在诗人居留西方的阶段，当在文种乡愁和清流意识的作祟耽搁之外另有解释才站得住脚。诗人初意求同，“道不周则乘桴浮于海”，在异乡触及异质，则回府到以等级制为基础的文人享乐幻境。我也许估错了：直到现在，诗人仍是去找酿造浪漫想象的林间小径。相比其他学术部门对西方相关领域的持续研究，诗歌对西方的渴望陷于停顿，不是能力丧失，而是兴味索然。我的意见：重燃我们的渴望。从历史处境找到“异”的意义，让重长出的本土触角再一次伸进其他文化的严肃进展。如果辨别西方文化的积累和理智继续是辨别本土文化的积累和理智的一个方面，我们酝酿本地现实的勇气或不致背离中庸之道。

面对问题文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提不起精神，要不文化二字本身没劲，要不不给房价代表的生存困难压迫到计算器的按键上动不得了。新时期据说只有史学研究成绩可观而经济学独得显赫，这里面如有阴谋，应该是我们

集体配合的结果。强调我们的被动性，是看轻理财本能掩饰着的自尊，有待人文立项仔细判断。如果预知埋头苦干注定失去善意原则的监护，如果社会舆论合为单一方向，储蓄的增长日益显示努力的危险，我们是否依然忧心另一条路不通？就像政治家问政，诗人写诗，经济学的普及不必养肥经济学家，自肥是完成专业资质鉴定，那么，经济学家和驾驶经济学的超跨利益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动力启动经济学教程的实习程序。如不设想吸引临时目的的长期目的，总揽部门文化的文化原则就无法总揽出显示破绽和凌乱的文化秩序。我们始料不及，我们实践经济学教程为社会经济资源的分割和社会阶级的再造培养了心理认同的理论理性。在经济学的复杂算式和超出经济学解释的经济活动中败下阵来，心安理得地认命最为体面，何况精湛的史学研究把我们区区个人的命运纳入大历史的悠悠轨迹，给予事先拟订的仁慈的宽慰。诗人是仁慈的，像样的当代诗人在经济运动中都是失败者或饱尝失败滋味的练歌者，无一例外地体面地认输，不留下一个拗律的字来损害传统指派的风流形象。

所谓俘虏作家的心智的市场其实不值一说，谁都了解，即便流行文化也啃不动商业的硬骨头。流行文化产品莫非利用性诱惑和偶像崇拜两种市场要素，你挖空心思弄出一副叫人睡不着觉的明星派头，才叫进市遛一遛。角斗奴隶的现代贸易难说与国内诗人无关，诗歌缺乏将门票兑换成信物的预设，所以不反感倒买倒卖，为围绕贸易的花边新闻感到津津有味。多少偶像戴着花边新闻的花环宣传质朴的格言，谁厌烦谁不想做精彩的奴隶就是怪物的心理？要检讨就检讨自己的思想条件是否浸透了这种赞助心理吧，哪怕你精通启蒙理论，你的人的概念充满后悔，为于社会变形无所作为而耿耿于怀。明知是在赞助一场虐待游戏，我会退出吗？要求诗人对不流不行的东西说明态度，先得为身心疲惫的中年知识分子准备一份娱乐，我们的知识分子除了酗酒自虐，枯坐不已。枯坐不是批评的尺度吧。

毕竟，又是一个伦理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无论哪种伦理，如用

可疑的语言讨论语言伦理，无所依归绝非有法不依，不要说语言面对的伦理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致力于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官员和经理动辄儒家语录，把孩子送到英美私立学校培养，种种矛盾中何为主要矛盾？就诗论诗，除了蒙受与诗歌写作共计成长的内部批评，诗歌未获以不写诗为专业操守的批评家的批评，就像私生子一样，是不是爱好品藻的人故意安排的伦理纠纷？诗歌钟情于乱糟糟，伦理也新锐，在讲究交往理性的机械化社会，抒情冲动出自缝隙、漏气和开辟，在发展地区相反，出自澄清宇宙的狂僧般的语言意志，当代诗人不辜负古典诗歌积攒的汉语期待，提出的语义索取途径或者就是一条提炼伦理指标的长廊。我们推敲着并服从着的语言顿挫，挣脱封疆裂土的调遣法度了吗？我们玩微博，情感即生即灭，十分地当下，因此呈现即伦理，轮廓指形状，态度指节奏？如果主、客不便一致，不调度文字在使用历史中淤积的伦理叠加，写作的意图必遭歪曲或埋没，但意图理应让位给语感，工具理性比个人偏执更有利于公共空间的刻画？公共利益对我的吓唬和敲诈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乱伦？如果其他语种的作品译成汉语等于与汉字淤积的伦理固执进行激战和适应，在问题文化的强制语境中，加一层未必废一层，变异始终受控于设计，文字作为伦理的路标因为清晰显得晦涩，到底有所保守？当代诗歌掉进自织的罗网，也许，感受的触角亦即摸瓜的踪迹，好歹有一发可牵。

2011年9月26日晚，北大讲稿

毛世纪的“史记”：作为史籍的诗辑

文 / 杨小滨·法镭

这部柏桦称为“史记”（而不是“史诗”）的文字究竟应该搁到书店和图书馆的哪个角落？当然是历史——它记载了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社会事件。也当然是诗——一种无可否认的特殊修辞贯穿着整部长诗。不过，它又不是典型的历史：毕竟，比起史传写作来，这里具有更多的感性表达。那么，它也不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诗，因为抒情主体的位置被空了出来，主体成为他者（The Other）的传声筒，承载了他者所有的欲望和话语。不过，他并不癡症式地出演他者的角色，而是偏执地排演了一幕幕他者的剧本，并且以一种距离化的方式规避了真实遭遇的痛快。也就是说，《史记：1950—1976》被诗和历史扯到了两个类别的边缘衔接处，既不堕入绝对客观化的史实再现，又不膨胀为绝对主观化的诗性表现。

一个习惯听见柏桦诗歌中尖锐叫声的读者会从这部《史记：1950—1976》中听见什么呢？在这里，柏桦自己的声音几乎是听不到的。这样说，难道意味着柏桦仅仅是一个速记员吗？当然不是。一方面，柏桦占据了历史主体的位置，在编织故事的过程中